

聞見後錄

卷二十三
卷三十完

錦帶書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筦出帥長
安日手藁密疏公尋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
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于安石

始參政事之時卽指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爲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復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磐據要津擠排異已以固權寵常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

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顥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

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

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慮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旣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庶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

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

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恩
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
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
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
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
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浸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
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安
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
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
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

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爲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

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遠識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荆

公蔡氏至以荆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荆公則曰非貶荆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

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爲闢荆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煩不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

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黷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

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迺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

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嚮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禮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旣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

遠復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

剛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目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

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是誣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錄考之未熟知

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旣輕神考又誑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旣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

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

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于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

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于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抵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

蜀魏謂厥身不異臯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躁悖之筆盡爲烈考之詞矯訓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

出見後錄 十三
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
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
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
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
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
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
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

其言眷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于熙寧
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
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
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繼紹安石
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
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
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旣不敢居金陵人亦
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搢紳協

心享上庠序義士理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
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
誣君之習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
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旣往若不自述于文字
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
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
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
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

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
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
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齷舌何補聖
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
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
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
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雋驕僭之
名乎雋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

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刊于石與雋
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荅義應舉析
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
始于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
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
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爲之
論又于逐門總而說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
二門爲一卷并序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

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
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與御批日
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
據私書畧分真僞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
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
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
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
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

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
誣目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
之所非陰奉窾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
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可然
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哲
能不痛心人皆獨非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卞
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舊規創立三衛
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案蓋之夫以畏憚不

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只
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
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方露齎咨痛恨雖悔
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世
樂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
可以減州爲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
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

棄舊圖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論之人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于裕陵致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汙忠賢凡愠懟會布之言與怒詈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

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

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
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
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
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
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
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爲
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

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
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
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
可專譽誨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
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
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
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
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瞋目矣然

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爲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屢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

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于此尊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非乎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拂百姓爲先論周公之

功而以僭天子爲禮拂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
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
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旣竄逐
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
謀三臣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
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
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
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

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
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
亦以去卞爲急務埽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
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摛紳所聞夢闕馳誠名
限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絕弛而人尚未
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
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餘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聒

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齋志于沒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錄辨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宋邵大博著

明毛晉訂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救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輩舊學遇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曰臣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

聞見後錄
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
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
未易爲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卻
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
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爲
社稷之臣方卽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
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
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

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
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
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
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
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
竊嘆者卽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曰
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
莫得而預也又其卽位之初也獨以穎邸舊書

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
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
所進未至卽詔趨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
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
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
樞密一節自朕卽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
靈武失利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
嘆曰誰爲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

著數爲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常爭
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
求宮僚神宗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
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厭薄代言之臣
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
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爲恍惚蕩漾之說
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朴
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

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嘆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

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畧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却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

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饗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晚見薄于神宗而配饗神宗無乃爲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

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埽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爲謀而不知爲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爲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喬夷以勢役祝融
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
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
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
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故具書之左方
云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

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
一堂則一園之勝景顧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
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
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上筠洞
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軒竹丈許引流
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
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
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

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
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相南北左
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
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
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
逶迤衡直園爽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元不爲行列區處疑因景物

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
一堂在大池照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
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
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夾留而不
去幽禽間鳴各誇得意蓋山林之景而洛陽城
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
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
前世所謂迷樓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

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也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其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回如環故云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戶峇嶷璀璨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年極力而賦者可一目而盡也又西

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嶼上可張樂各時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有臺尤工緻方十許丈

地也樓橫堂列廊廡回繚欄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全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汹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滴其怒

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
霜雪聲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
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五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園皆植牡丹而
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
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幄
幕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游之過

花時則復為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魏花愈難得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星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

池而此其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憑凌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比其大滿二三圍疎密琅玕如碧玉椽今朔

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來可浮十石舟今朔亭
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澆之有池宜蓮荷今
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雕侈然
此猶未盡得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
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林其間稍北曰郊廓陌
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兮旁有池亭尚不
可與趙韓王園比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開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
作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
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
榭花木之淵歲時獨斲養擁彗負畚插其間而
已蓋天之于宴閑每自吝惜疑甚于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爾今洛陽良工巧
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

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千種牡丹芍藥至數百種而又遠方異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清超然四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

者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丞相今屬吳氏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修堂東北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它郡尚無有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田

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

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縹水二堂宛宛在水
中湘廬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
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自東田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
而富竹有亭四河圖志云云

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二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邛山之麓瀍水徑

其旁因岸穿二土竇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
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暴則奔
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竇之東凡登
覽而恟恍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
巧者洛陽獨有此園爾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
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紛概雲煙掩映高樓曲榭時
隱時見使画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翫月臺

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失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在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

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樂天刻尚多

獨樂園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甲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草爲之公自爲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欽慕

者不在于園爾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
邃人力勝者乏閑古多水泉者無眺望能兼此
六者唯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
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
四井其四達而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
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

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
之脩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
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
夫百花酣而白晝暝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
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
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古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徑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

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
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潤有亭三一
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
園池中一物特有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
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
說者云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
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地考
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

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宮園雖已犁爲良田樹
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遺
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
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事之儻來而忽
逝也

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澗之阻當秦隴
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
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

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

公卿大夫高進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予昔遊長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宮登含元殿故基蓋龍首山之東麓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向五門中曰丹鳳門止面南山氣勢若相高下遺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門南北四百餘步東西五百步爲大庭殿後彌望盡耕爲田太液池故迹尚數十頃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

以道入咸陽至漢未央建章宮故基計其繁夥
宏廓過大明遠甚其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
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宮一殿基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謂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
丈旗周馳爲閣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巔爲闕者
視未央建章又不足道縣令張琦者言如周之
鎬京豐宮靈臺明堂辟水地亦相邇唯靈臺可
辨其崇才二十尺宮殿則無復遺址以道太息
曰詩所謂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者其專以簡易
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強益知仁義之尊道
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
更可羞矣予追記其言有可感者故具書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六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客有云昔罷兗州掾曹與一二友人祠岱嶽因登
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
箭天麻玄參之類約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一
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真廟東封壇遺址擁
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

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
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
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
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
卽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辨色度五鼓
三四點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
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
又經天門十八盤尤聳秀北眺青齊諸山可指
數信天下之偉觀也

客又言兗州之東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
庭中二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
世傳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壇魯恭王所壞堂基
也城北卽孔林其中有亭真廟駐蹕之地西北
隅孔子墓東北隅伯魚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
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舊說武都紫泥用封壘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

間見後錄
故武都也山水皆赤爲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
封當是用爲印色耳又說武都爲武王采地文
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雖無經
見其傳亦古矣

趙復言昔往來豐沛間甚熟漢高帝宅與盧縮宅
相鄰俱卽以祠之行平行之地山原迤邐求所
謂豐西之澤芒碭之澤皆無之亦無遺迹與史
所著不合

晉號天險秦以十月取之後唐以七十五日取之
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過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前向
渭水史載太宗生之日有二龍戲于門外此地
也形勢殊偏仄蘇世長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
見所居宅僅庇風雨者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
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畫于屋壁極奇偉
與世所傳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處州舊爲括州唐德宗立當避其名適處士星見分野故改爲處州音楮今俗誤爲處所之處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楊今俗誤爲詳畧之詳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爾無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庫獠夷所處實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爲于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庫距舜之

都平陽越在江湖萬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亦勞矣但出于孟子也韓子曰象爲弟而舜殺之通鑑外紀筆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胸臆胸音蠢又音劬臆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時人苦寒熱疾謂之蚯蚓瘴云

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全忠結韞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駐兵之壘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數椽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爲州按本書更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邊也廟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卽其地更作益嚴宜有約束庶幾不致瀆慢有神隳壞前制者謹按蜀本書大丞相元子侍中

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朝一有善政雖不出其議民必驩言吾葛侯所爲也其慕如此鄧艾下蜀遣使遣以書曰若降表爲琅琊王將軍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負其國內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歎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

周見後錄 五
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鎮南大將軍馬公忠
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
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
虎賁六十人今并寫于廡下惟唐南康王韋公
臯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于大丞相廟庭以其
各有功于一邊得不廢外此輒休他叢祠妄以
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置
于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矣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瑋武穆與羌酋李遵戰
勝之地羌人到今畏懾不敢耕草木彌望武穆
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樂祭于其
廟云

唐昭宗爲朱全忠劫遷洛陽至陝以何皇后臨蓐
留青蓮佛寺行宮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
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宮人書願皇后早降生墨
色如新

先人宰陝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蓋唐之遺族
高祖微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詔書
十數紙皆免賦役事每云不得欺壓百姓予舊
有錄本近失去

今歸州屈沱屈原舊居也世傳原有姊以原施行
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棄之獨歸故歸州又曰秭
歸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與原女嬃之嬋媛兮
申申其詈余之語合

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灸其面白州
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
竟以瓦石實之豈亦以二女子所遭爲不祥邪
浙人謂富家爲起早蓋言錢多則事多不能晏眠
也雖俗下之語亦有理云

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凌曉雨後粥菜村
落中立何人門足陷地得玉璽一玉檢玉璽方
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旣受

永昌按玉璽記秦始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玉色黃此青蒼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徙都關孫堅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後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卞洛今璽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

云有玉檢爲異有司來上庭議以爲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國破敵取以去矣和氏玉見蘭相如語中璧地其可刻以爲璽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舊上有懿恪朱書元圭二字或上之以爲真夏后氏之瑞後復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旣行盛禮不應再有出者藏之內庫不復問至金人起後圭磨改副袞冕奉其圭前圭亦取去然竇建

德以獲元圭故國號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于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
餅民家得一白玉奩高尺餘遍刻雲氣龍鳳蓋
爲海中神山足爲饗饗實三代寶器府上于朝
批其狀云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當籍收官庫尚
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長安問之
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陽舊族元輔者爲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
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寶也初避虜入潁
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虜勢逼亦
棄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徑尺餘
三足破貝州時仁皇帝賜也常用以貯酒後納
之壙中云

隱王正叔云王仲至帥長安日境中壞一古冢
有碧色大甕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嬰兒高尺
餘水故不耗敗如新汲者玉嬰兒爲仲至取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劍擊之鏗然以墜視之白玉簾也豈至寶久埋藏欲飛去邪既擊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虜盡

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齊賢者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扁餅樣制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築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

以鋤擊餅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聯貫色如新亦異矣齊賢爲王性之云

近歲犍爲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挂牛闌上入夜劍有光闌牛盡驚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驚懼擲于戶外卽飛去蓋神物也士聶椿云向其婦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讐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塚尚未發平泉在鑿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裕所記花木則易以禾黍矣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

曰無語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倔如此寧謙退自悔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絕人故可

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爲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學該九流于音訓尤邃故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嘗納子婦三日子以婦家饋食物書白一過目卽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報書卽怒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邪子皇駭卻立緩扣其錯以筆塗煖字蓋婦家書以食物煖女云報亦如之子益駭又緩扣當用何煖字父之怒聲曰從食從而從大子退檢字書博雅中出餽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爲餽女始知俗

間餽女云者自有本字

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爲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種
黃庭勸進像贊洛神不審猶得在否褚遂良逸
少正書目樂毅論黃庭經畫贊墓田丙舍以次
共十四帖合五卷勸進已亡洛神不錄蓋遂良
誤以洛神爲子敬書故柳公權亦云褚柳于書
工矣其鑒裁尚有失古語二王以來評書之妙
惟隱居爲第一不誣也

崇寧初經畧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
下狹長尺許書爲章草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
縑幾匹綿幾屯錢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爲之
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
也其出于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
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
君求家章草月儀云爾

崔佐佺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
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

上加一點果何音倅佺曰臣聞刀下用擢音兩
點下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
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
者非是

俗語借與人書爲一癡還書與人爲一癡予每疑
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
與張穆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
一甌還書一甌欲以酒二尊往知卻例外物不

敢因檢說文甌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
借書蓋俗誤以爲癡也

荆浩論曰山水之學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
墨而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自立
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長安關同營丘李成華
原范寬之絕藝荆浩者又不數也故本朝畫山
水之學爲古今第一

國初營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

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爲從官頗廣求
兩父之畫故見于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
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
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
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
能以似不似第其遠近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

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獨長安中隱王正叔
以予爲知者蜀人重孫知微書筆東坡獨曰工
匠手耳其識高矣宣和中遣大黃門就西都多
出金帛易古畫本求售者如市獨于郭宣猷家
取吳生畫一剪手指甲內人去其韻勝出東坡
所賦周員外畫背面欠伸內人尚數等予少年
時嘗因以作續麗人行云

予舊于滄城孔寧極家見孔殘私紀一編有云退

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
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殘之記益知世所傳
好須髯者果韓熙載也

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
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
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
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疊出善木工料之無一
不合規矩其人世外僊者尚于小藝委曲精致
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閤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
五種內蕃王放簇帳四今人注云一在陸農師
家二在潘景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
將軍又今人注云二在馬粹老家山行摘瓜圖
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劉忠諫家盧
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

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馬粹老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內月令風俗圖四今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一注云李翹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內回紋圖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

在仲儀家詩圖二敘一樓臺人物分兩處中爲遠水紅橋小山作竇滔從騎迎若蘭車輿人物甚小而繁大槩學周昉而氣製甚遠猫一注云汀洲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劉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云江南閣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內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賢院御書記表以引鸞墨

錦籤以潢經紙予意今注出于伯時也然不知
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亦盛
矣每撫之一歎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

宋邵 博著

羽毛 晉訂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画自佛始
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
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衆躡踊
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
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畧無哀戚之

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画聖宜矣其識開元三十年云今鳳翔爲敵所擅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画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画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嗟夫画一技耳尚不肯少下況于遠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嘗評研端石如德人每過于爲厚或廉于才不能無底滯歛石如俊人輒傾倒類失之輕而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爲絕品又滌端石竟日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歛石一濯卽瑩徹無留墨亦一快耳唐氏爲研說甚廣初不出此

石晉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補石研研已破碎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爲異人

近世薄書學在筆墨事類草創于紙尤不擇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馬文正平生隨用所居之邑紙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紙一種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父子得張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

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蔡君謨爲淺近米元章爲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

見

黃魯直就几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卽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日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

則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贖斂鞭箠馬牛其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獨晏然倚以朝夕也間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爲佛寧不可哉客異其非君平生之言卽之已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鮮述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爲黃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爲更生

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問述故爲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敕述過語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述洒然而悟明當虞君練祭云士陳公璜年甫九十直書其事甚備華嚴道人祖覺自大涅槃經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誣虞君不

爲佛學佛言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著其爲更生佛事無疑先是彭山楊舜欽使君在田間夜夢故計吏王咨者多哀言辭去承後穿出牛一尾使君舊與咨善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未竟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嗚呼君子小人之善惡如天淵然有報亦如之予特著其畧以爲世戒

王子飛觀文爲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于風濤翦佛書以投異物出沒爭奪以去至投道書則不顧

鳳翔府祁陽鎮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大有石芙蓉藻工製精妙每芙蓉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塼上所書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

晶匣可見于宣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爲權勢取去尚餘二水晶獸環洗亦奇物也

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若金仙乘後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申乃滅又峩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唐無聞李太白峩眉山詩言仙而不言佛華嚴

經以普賢菩薩爲主李長者合論言五臺山而不言峩眉山又山中諸佛祠俱無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慶曆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卽是末劫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錄司奏正法像法三災劫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

聞見後錄 七
勅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丘尼于姓者爲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嘗以前聞長老言湯保衡遇漢張陵事刻石于婺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尤詳盡與叔授橫渠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爲本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

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與叔湯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

與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
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與道相接保衡見
而異之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
朝夕嘗過我我固未嘗詣之乃落魄不檢者子
何問之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凡觀之道士
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衡頗欲訪之宅
曰保衡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止亦曰
建隆既去保衡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

衡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繪畫有一道士
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衡心異之他
日乃具冠帶伺于李道之舍道問曰子何所伺
保衡佯以它語荅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
至已若昏醉者與道相見如常日保衡既見正
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師道士辭避曰足
下無過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師之稱哉
保衡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

會于某地保衡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于某地保衡歸依所教視日視既久目不復眩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復往會道士道士曰何所見保衡曰見天師在日中道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視之家人以爲風狂問之不荅逾百日乃見已形

亦在日中與道士立保衡乃會道士具談之道士曰可教矣乃爲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其道士復不見保衡居太學中嘗喪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見之一日保衡語其友人曰予適過西車子曲見一小第門有車馬有數婦人始下車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師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飲當

召向所見婦人觀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
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攝其生魂聊
以爲戲耳然必至夜俟其寢寐乃召之若夢中
至此止可遠觀慎勿近之近之則魂不得還其
人必死矣遂與友人薄暮出門過其舍伺少頃
聞門中有婦人聲保衡心知乃適所見婦人卽
吸其氣以綵綾繫其中指旣而至至友人學舍命
僕取酒至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衡起

聞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形質皆如人但
隱隱然若空中物其語聲如嬰兒見保衡拜之
保衡問其誰氏具道某氏其夫適自外罷官還
京師復問保衡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
至此又疑是夢寐而比夢寐差分明又疑死矣
此得非陰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間耳今便可歸
當勿憂也命立于前欵曲與語至五更始遣去
人傳保衡甚得召鬼之術保衡以進士及第今

官為縣令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張君猷為湖南漕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
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
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
求朱陵宮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
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

聞見後錄
變異如此

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
藝祖初受禪仙人自後苑中出留語良久解赭
袍衣之忽不見今岳陽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
云

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敕沙門着冠爲
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

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憇一樹下忽若大羽
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
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
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
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
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脉非獨知己病
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
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

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

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獨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脉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蹠蹕輒踣翁曰脉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

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嚙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旣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脉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盡能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脉語人曰我當暴死不

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于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于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父患脫肛針頂心而愈

傷寒翻胃嘔噦累日食不下針眼眦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爲作傳云藥王藥上爲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苦酸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曰味者古矣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手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盡出愈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時老董役親見之呂公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間卽盡除公資正直非妄言者

洛陽楚氏葬龍門之東尹樊村鑿井每不得泉有術者云夜以水盛器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謂卦影者亦易之象學也如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非象而何未易以義理訓也予見王慶
曾言蚤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
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云豈君
運行庚午春秋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
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
字也其異如此

殿中丞丘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
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

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豐字紀年如期改元豐
云

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奮臂爲反覆手狀又以水
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陰縱
陽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

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卽誦紅娘子三字蟒輒
不動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于木刺殺之

熊山行數千里各于巖穴林藪之間有藏伏之所

山中人謂熊館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則迷失故道矣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樹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觜畫符其塞自出鵲知歲所在又有隱巢木故鷲鳥不可見燕營巢避戊巳日故不傾壞鶴有長水石故能巢中畜魚水不涸蓋不止于有知也有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蜘蛛爲大蜂所螫腹

脹欲裂亟就草間嚙芋梗磨之脹卽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魚枕骨作器皿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必爆裂尤可貴也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爾驗之果

然

蜀中喜事者南歸多載木犀花以來種之皆生或
擇嫩條接冬青枝間亦生豈其類耶謂萬年枝
者冬青也王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
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
故司馬長卿謂之女貞自不爲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書曰芸香是也置書帙中卽無
蠹置席下卽去蚤虱葉類豌豆作小叢遇秋則

葉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大率香草
花過卽無香縱葉有香亦須采掇嗅之方覺此
草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
翫也

種柿有七絕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
五有嘉實六其本甚固七霜葉紅可翫也

榆有二種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無英
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它種蜀中未

識也近興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

予嘗春日經夷陵山中多紅梨花誦歐陽公之詩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見之又有得千葉杏花於劔州山中者在洛陽花木譜中無之亦奇產也

蜀無橄欖或云司馬相如狗監所誦等賦喻蜀父老文封禪書王褒中和樂職宣布詩聖主得賢臣頌揚雄劇秦美新篇辭皆爛美足以取悅當代張九齡策安祿山姜公輔論朱泚危言可驗輒棄之不采相如輩蜀人九齡公輔嶺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欖不生于蜀生于嶺海也亦猶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粉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也蓋始于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著百

官本草皆戲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種橄欖
輒生予山園自有數章

蘭有二種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黃
魯直蘭說云楚人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蘭
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爲非是蓋十二畝
爲畹則九畹百畝亦相等矣又云一榦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
細葉爲蘭闊葉爲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

香也又云薰所謂一薰一蕕者也唐人但名鈴
鈴香亦名鈴子香取其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
近時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詳本草自有
薰草條亦名蕙草甚明零陵爲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視其花花中
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錢亦然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
皆塞以上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
橋上一餅師家蚤起見有蛟螭伏于戶外每自
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
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

其從出識者已知爲兵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
州普照王塔廟亦廢當水暴至遽下詔加普王
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
褻得罪

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摧

音內者

爲甚毒夜久有巨人呼摧云遇人必撒裂之中
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
走墜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幘

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
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宮官盧功裔云宣和末鬼車瀝血于福寧殿庭又
有狐登御坐又內殿塼砌上忽有積血遽視之
復出去塼亦出發地亦出至廢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爲洛陽縣尉有職事在西宮一龍
夏伏起宮中者無虛日殆數百處初固異之未
幾金人入洛宮遂焚張浮休云向謫郴江夏日

在寓舍伴羣兒讀書次忽天際一船載人物如
行水上久之方沒

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猿不可及之處有洞
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仙人
棺槨云按隋唐嘉話將軍王果于峽口崖側見
一棺將墜遷之平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
欲墜不墜逢王果今洞穴在懸絕石壁千萬仞
之上唯大禹初鑿三峽道岷山之江時人迹或
可至不在崖側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槨皆完
好如新不知果何物爲之亦異矣

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
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
日隕又興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
上皆繫痕豈果繫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
石記西晉時隕

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

聞見後錄
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
崩聲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異
如此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
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劍中人
無血政和年河中府早宴罷營妓羣行通衢中
忽暴風起飛劍滿空或截髻或剪鬢或創面俱
不死亦不傷他人或云劍俠爲戲耳予親見之

殿中丞丘舜元閩人也舟泝汴遇生日巖津亭家
人酌酒爲壽忽昏睡夢登岸過林薄至一村舍
主人具飲食旣覺行岸上皆如夢中所見至村
舍有老翁方撤席如賓退者問之曰吾先以是
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爲老翁子
也厚遺之以去

歐陽公嘗夢爲鸚鵡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

地蜿蜒若被痛楚狀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視之但地蛻耳後法爲將有賢稱崇寧興儒學則刑舉子之無賴者宣和興道學則刑道士之無賴者坐此謫官久之以節度使檢校少師帥熙河童貫盡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軍深入策應遂陷貫方奏捷反以不稟節制聞士大夫寃之

王荆公在鍾山乘驢薄莫行荒村中有婦人蒙首執文書一紙遮公曰妾有寃訴公喻以退居不預公事當自州縣理之婦人曰妾寃訴關相公乞留文書一觀公不能卻令執藥囊老兵取收至半山園視之素紙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猶子防爲性之云

滕章敏公達道帥青社一夕會其屬酒半教官頓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後公來共見一無頭偉人着錦袍坐于主席公與客俱

辟易不敢前少時作黑霧散去公親爲王樂道云

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于便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衣婦人數輩語笑前花園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

蜀宮豈當時宮女尚有鬼邪按蜀檣杙宣華故苑名

近种湘守敘州壞客館爲東園警夜兵共見大虵自客館出穿西樓以去樓下臨大江度其地約長十數丈明求之于館之寢有穴方廣寸尺許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屋土色光膩如新泥飾者豈異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潮死

興元府火飛燼落天慶觀殿下古柏上柏中空盡
焚臭聞遠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數百枝蓋大
蛇也帥楊掌武每出以視客云

龐孝祖言昔提舉成都茶馬夏日坐後圃堂上忽
聞其後鐵鑲銀鐙之聲遽窺窗外一物自小池
中出龍形面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鱗甲有聲少
頃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画龍皆非是予
讀華嚴合論龍類最衆有如猫者豈孝祖所見

乎

程致仲爲予言近歲雲齋小書出丹稜李達道遇
女妖事不妄致仲親見泥金鴛鸞出入雲氣中
黃色衣奇麗奪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
遺達者又歌曲多仙語尚小書失載云

李公擇之子夷曠宣和中爲發運司屬薄葺抵江
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曠遣吏
謝之屏內云太保當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

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卅角童子耳各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曠疑之遣數健步躡其後各驚懼而返云約十數里外望大潭人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爲予言後與夷曠同官成都問之信然

高駢初展成都外城後王氏孟氏相繼僞以爲都其更作奢僭之力發地及泉也近靖康年帥盧立之亦增築葺年役甚大至紹興年霖雨北壁

壞攝帥孫渥才興工于數尺土下得高駢石記云刻置築中後若干年當出正與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數未契也高駢好異術豈亦有知數者邪

傅獻簡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人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嚶喝來咬人也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發風何東坡笑呼曰淳甫誣告猪肉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聶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二言爲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

亦云陳亞有心終是志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劉放亦云早朝殿內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放又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孫傅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傅師曰君無笑覽覽合笑君

謂東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門豹作對唐人語也今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

韓魏公見之笑令斷去

韓玉汝平生喜飾廚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帥長安錢穆四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又有貴人號競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競也席大光作言官擊之曰某別名競渡船中貯無賴之小人外較必爭之微利也士大夫驩傳之

王荆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鹿鹿不如牛三牛爲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爲

鹿三鹿爲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荆公方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諛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鬪爭字以書問里先生荅曰仄更切又疑更字問曰戶橫切又疑橫字問曰加行切又疑行字問曰華爭切竟不知其爲何音也予嘗舉以爲笑歡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難與言也士人口吃劉貢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

無雄才卻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吃也

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意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鳴鼓見老夫難爲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爲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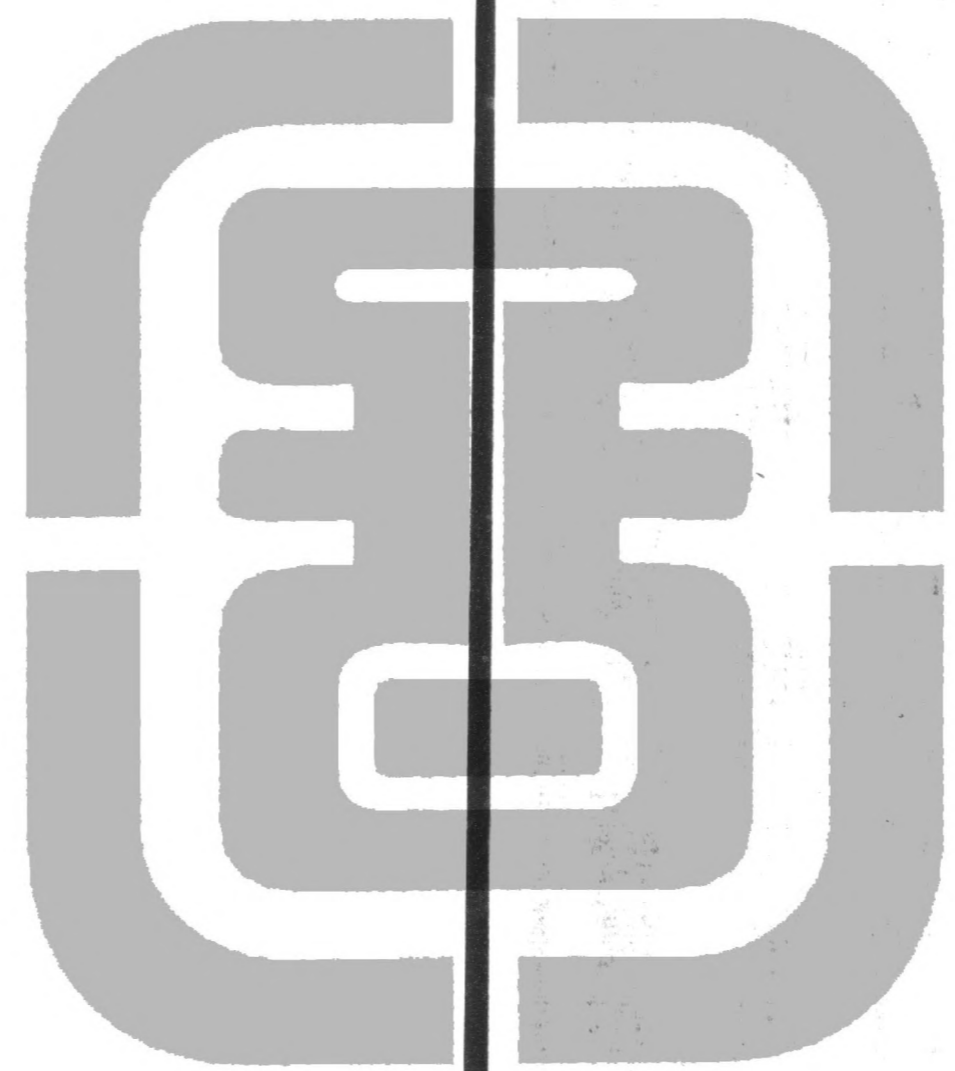
劉貢父呼蔡確爲倒懸蛤蜊蓋蛤蜊一名殼菜也確深銜之馬默擊劉貢父玩侮無度或告貢父貢父曰旣稱馬默何用驢鳴立占馬默驢鳴賦

有冀北羣空黔南技止之警策亦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具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與優旃滑稽漆城難爲陰室之語合故書之

王荆公會客食遽問孔子不徹薑食何也劉貢父曰本草書薑多食損知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

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爲異聞久之乃
悟其戲也荆公之學尚穿鑿類此



錦帶書

梁蕭統撰

明毛晉訂

太族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
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
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
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

金帶書
陣引崩雲之勢管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
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
南畝之間滯迹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
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
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
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

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
君子鸞鳳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季之令範但
某蓆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
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
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
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

音翔藥飛林競散佳人之鱗魚遊碧沼疑呈遠道
之書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
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
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
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
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季
鷓路頽風想簪纓於幾載旣違語嘿且阻江湖聊
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
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
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
於學海卓爾卓羣蘊云鵲於文山儼然孤秀但某
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
泣每遇秋風振響鶉鷩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
將軍之樹旣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

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

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顚蘋
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
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
下追涼竹涇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
綠酒縱橫流水醕酎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

之雅事某沈痾漳浦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
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
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禮以代勞人佇覩芳
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
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
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

形夜月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
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
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
書而取友三千季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
鵬權潛燕侶旣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申應俟
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

露夜凝直泫僊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
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
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
千尋聳榦稽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
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
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鵬雖異風
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
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
領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
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肝腸聽鳥聲而
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
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畧敘二難面會取書
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
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節景
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
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
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
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旣無白馬之談且乏
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
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朔
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
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
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
巷孤遊穿牆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
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
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

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旣傳蘇
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
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
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
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
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

戟季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
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
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
仁行坐未捨旣屬巖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
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
門披玩之間願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
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
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旣爲久要聊吐短
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休圃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叙陳情
事啟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
實濟肯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錢諸棗以作兒曹
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此事儷語在法
帖中章艸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

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
十二月啟又云昭明方九歲時述以錦帶十
二蓋法一牛十一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福省
中秘笈至元帝時始流布人間耶端臨與休圃
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抵牾至此休圃翁杜姓門
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冗未錄第休圃翁
序作于己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于己丑正月
一日亦異事也琴川毛晉識



